

1943年2月至1944年8月,蒋介石担任了一年半时间的中央大学校长。抗日战争期间,中央大学较长一段时期供师生食用的是掺有砂子、细石子、稗子、稻子等杂物且又发霉的米,这种米做出来的饭被学生们戏称为“八宝饭”。长此以往,师生中对时任校长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。

# 蒋介石最喜欢查看食堂



为了平息学生的不满情绪,蒋介石提出要与学生“共餐”。一日,蒋介石来到学校食堂,因食堂内仅设有餐桌而无板凳,他便和几个学生围在桌边,在一声“开饭”的口令后,蒋介石拿起一只碗走到大饭桶前,满满地盛上一碗饭,取一份菜,作立正姿势开始就餐。他一面吃一面问学生:“你们每天都吃这样的饭菜吗?”同桌的学生回

答:“一年四季都是这样。”蒋介石连声说:“米质太坏,要改善。肉也太少,资金要增加。”那日,已经56岁的蒋介石居然一连吃了三碗“八宝饭”。实为蒋介石亲信的“职业学生”们大肆渲染校长与学生同吃一桌饭。就这样,一场潜在的学生运动被蒋介石“吃”下去了。

为了使中央大学的学生都成为他蒋校长的“顺民”,学校要求“见到蒋校长时,要立正敬礼。”某日,蒋介石路过学校操场,见一群学生正在操场上打篮球,因没有注意到他的到来,没立正敬礼,惹得他大发脾气。只见蒋介石用手杖狠狠地捣了几下地面,大喝一声:“校长来了!”学生们都被这冷不防的叫声吓懵了,对着蒋介石呆呆地发愣。蒋介石则以为学生向他行“注目礼”,满意地笑了,转身离去,边走边讲:“玩去吧,玩去吧。”

蒋介石也深知一所大学的成败,关键就在于教授。为了显示校长对教授们的“关心”,他又将带兵的本领用于大学。一次,蒋校长召开院长、系主任会议。全校7个学院的院长和40多个系科的主任共50余名教授在会议室

的长桌周围坐定,等待校长。身着笔挺中山装的蒋介石在教育长等人的陪同下进来了。“全体起立!”一声令下,只见蒋介石迈步向桌子顶头走去。待他落座后示意,大家方才坐下。全场一片寂静。“现在本校长点名。”蒋介石此言一出,各位教授惊奇。

试想,大学里何尝出现过“点教授授名”的事情。蒋介石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点,教授们一个一个站起来,他又一下一下地点头,那情景十分滑稽。可在蒋介石的眼里,“点名”是对这些著名学者的一种“恩典”。

蒋介石自知自己对大学教育是外行,所以基本不过问教学的事。每次来校巡视,他大多只是过问些环境卫生状况等鸡毛蒜皮的事。蒋介石最喜欢巡视的地方是食堂和学生宿舍。有一次他转到学生宿舍楼的洗脸间,几个学生正在冲凉水澡。这几个赤身裸体的学生忽然见到校长进来,行礼也不是,不行礼也不是,愣在那里。尴尬的蒋介石只好干笑几声,然后说:“你们的体质还是很不错的嘛。”

(据《江苏地方志》)

## 蒋经国最后的日子

1988年1月13日午后1时,蒋经国咽下人生最后一口气,这位在台湾近代史上占有最重要一席地位的政治强人,走完人生的道路。服侍过蒋介石、蒋经国父子长达43年的官邸内卫副官翁元向记者证实,当天蒋经国腹痛难忍,甚至对亲信副官开口求救,一代强人经过半天的病魔煎熬,最终撒手人寰。

### “请救救我”

“当天一早,经国先生就非常不舒服,一直捂着肚子喊疼。”现已高龄80岁的翁元,讲起这段回忆仍是滔滔不绝。当天蒋经国甚至对亲信副官开口求救:“拜托你们,请救救我。”

蒋经国的腹痛,显然与肠胃有关,“荣总”(即“荣民总医院”),是国民党许多高层人物的病房)医疗小组几位医生经过联合诊断,推测应未危及性命,医师决定开始蒋经国几颗胃乳片,以减缓他的不适。到了接近中午,打着点滴的蒋经国精神似乎好些,突然对副官翁元问起自己的三个儿子身在何处。翁元回忆,当天蒋经国精神状况看起来并无异状,只是突然问起三个儿子的去处,这个情况事后想起来,似乎他已预知到自己大限将至,对亲人一一关心去处。

### 李登辉缺席

翁元原本以为先生即将午睡,不料12时约55分时,蒋经国突然“呕”的一声,大口鲜血吐得满身都是,连床单都染上大片鲜红,副官赶紧拿出弯盆盛接,蒋

经国又连吐几口鲜血。

换过干净衣物,披上新的被单,才过不到5分钟,蒋经国突然又吐了几口血,这回来不及盛接,接着蒋经国的头向右一歪,眼睛就阖上了。

这下把大伙全吓傻了,赶过来关心状况的医生立即跳上床,朝着先生的胸口不断按压急救,护士赶来拿出强心针朝着蒋经国注射,副官则忙按着程序通知紧急医疗小组。经过逾半个小时的心脏按摩,医疗小组终究回天乏术,后续赶来的政府高局长会商后,下午3时许,正式对外宣布,蒋经国逝世。

在蒋经国病逝的这段过程中,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。当时的副官依规定联系各高层,包括“行政”、“立法”等机关首长都在第一时间获悉通知到场,惟独当时的“副总统”李登辉总是联系不上,当联络上时,已经是两个小时以后的事了。事后蒋家对“荣总”的医疗小组是相当不满的。依据现任国民党副主席、“立法委员”蒋孝严的转述,当时蒋孝武对“荣总”处理蒋经国腹痛的处置不能谅解。无奈事后的究责,并不能挽回蒋经国的性命,此事最后也就不了了之。

### 晚年的光荣

台湾时政评论家胡忠信评论表示,回顾蒋经国这一生,“他几乎是用了一辈子的时间在准备,成为一位领导人。”

当过蒋经国英文秘书的马英九表示,蒋经国最让他印象深刻的地方,是总

会穿着一袭夹克,下乡与民众打成一片。也因此,当蒋经国辞世时,与一般领导人辞世特别不一样的是,蒋经国的“民间友人”特别多,从乡下摊贩到孤儿院的儿童,排满整个祭祀的厅堂。

“到今天看起来,老蒋先生是军事家,经国先生才是真正政治家!”翁元说。在蒋经国生命结束前的最后一年,曾出乎大家意料之外,做了几件“石破天惊”的大事。一件是宣布“解严”。“解严”前10天,正值党外偏激分子在台北圆山饭店集会,临时宣布成立“民主进步党”。当时的国民党和维安单位主张加以取缔,甚至要逮捕相关人等。但这项信息到了蒋经国那里,他却非常沉着镇定,决定对民进党依法不予承认,但不必采取取缔行动。

还有一件是开放大陆探亲。那是1987年3月中,农历春节刚过不久,家家户户团圆度岁的气氛还未散去,蒋经国在办公室内和一位亲信幕僚谈话时,忽然问到:“唐诗有首描写离家很久的人回乡时心情的诗,你该记得?”幕僚答复,那头两句是“少小离家老大回,乡音未改鬓毛衰”。蒋经国接着说:“这正是现在‘荣民’老兵们的心情,你们去好好研究,尽快实施正式开放大陆探亲的办法。”服侍两蒋长达43年的翁元说,蒋经国胸有气度,心有盘算,各种大小事在他心中自有衡量,所做出来的决定,最后都证明是深谋远虑的最佳决策。

(据《南都周刊》)

## 迷信将军 打仗全靠占卜

一批昔日风光无限的国民党要员,在历史的瞬间沦为阶下囚。这些特殊的囚徒在新中国的战犯改造所中,经历了各自复杂心态和思想转变的历程,并发生了一桩桩令人忍俊不禁的趣事。

桂系军阀张淦,是统率广西三个军的兵团司令。他一生都迷信阴阳风水,遇事必先求神问卦。如在卜卦时,连卜上三个阴卦,则为“诸事不宜”;如卜了三个巽卦,则为“凡事皆宜”;三个阳卦,就不太好也不太坏。这种问卦的方法,是用阴干的小冬笋,剖成两半,问卦时,先把要问的事默念一遍,再恭恭敬敬地把两片卦合起来,向空一丢,看落下后的正反面,如果一反一正,便是很吉利的“巽卦”,如果两个都仰面向上,则为“阳卦”,两面均朝下,则为“阴卦。”

为什么这位统率数万人马的将军,会对那些东西那么迷信,一切取决于两片竹笋?我在战犯管理所时,曾问过他,他十分自信地说,他过去从下级军官慢慢升到中将兵团司令,完全是依靠这一东西的指示,无一不灵,他说,内战期间和抗日战争时期与敌人作战前,他每一次能打胜仗,都是先卜了三个“巽卦”才下定决心的,而且每次都取胜。我便笑他为什么被俘前不先问卦,免当俘虏?他把头一摇,长叹一声:“这是天意,非人力可以挽回。文王善卜,尚被囚百日,又何况我辈哉!”

我后来从他部下一个军长口中才了解到,他在和解放军作战时,也必先问卦,一进一退,都依卜卦来决定。结果一次次打败仗,他还不肯听信参谋长的劝告,最后连司令部也被包围。许多人劝他赶快逃走,他还不慌不忙地卜卦,卜完后便笑容满面地告诉劝他逃走的人,说什么那个司令部的方位和卦上都指示他,可以逢凶化吉,马上会有援军将包围的解放军击溃,用不着跑!他决不干那种丢人的事等等。话犹未了,解放军已冲入司令部,他连那一副宝贝卦都没有来得及带上便束手就擒。

在战犯管理所中,他虽没有卦,但还是遇事必问卜,没有卦就用自己穿的鞋子来代替,连分配他一个床位,他都先要用鞋子卜过之后才决定,如方向不合卦上的指示,他一定要坚持他认为有利的方向。为了这件事,在管理所中便开过对他的批评会。最后,他还是表示,他死也不能改变他这一相信卦上指示的信念,什么人的话他也不接受。话既说到了极顶,“死也不能改变”,也就没有办法对他再提意见了。

(据《沈醉“狱”中趣闻》)